

Financing life



为明码标价维权叫好

◎郭宇宽

有一个叫徐祥的记者朋友,多年以来也做了不少有价值的事情,对我特别客气,一口一个老师,每次到北京总要请我吃饭,但我一直推托,可以说从来没给他好脸色看过,甚至有几次当着众多同行的面把他骂得抬不起头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大概是出于我自己的小知识分子清高洁癖):一是,他给自己办了个网站名字叫“中国名记徐祥”,有时据说还发些无聊的文章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种自我炒作的做派,我特别反感;二是,我听到比较可靠的消息,他在报道中收取赞助,当然不是他自己收,而是以记者站的名义替单位收发行费一类,他可以从中提取。中国有成堆这样的主流媒体和大牌记者,举着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收保护费,甚至打着新闻监督的名义待价而沽,吃两头。我深以与这类拿着正规记者证的假记者比肩为耻。

前几天我接到一封信,一个朋友告诉我,那个徐祥现在居然在网上公开明码标价为维权收费了。他的意思是这么做太斯文扫地了,给新闻圈丢脸。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大概是被我痛骂的缘故,他的网站改成了“老记徐祥天天在线”。首页上就贴着一个“徐祥将专职民间维权并收取合理费用的通知!”

通知是这样说的:“你好,朋友!如果你有天大的冤屈,如果你义愤填膺,如果你走投无路,那请和我联系!本人将不会收取你漫天的费用,但你要先预付本人来回路费和误工费,到达贵地以后一切开支皆由贵方承担。同时本人也欢迎有经济能力的朋友捐助本人,本人将专款专用,对确实有很大冤情的但又一贫如洗的,请到乡级以上民政部门开具贫困证明(自己的上访对象即为本地政府的,则必须由四名以上邻居出具书面证明并

附其电话以备本人抽查),则本人将提供全程免费服务!另外本人具备10年老调查记者的新闻调查功底,曾经暗访出了诸多全国轰动的案例,并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亦是一个具有最起码良心和道德的普通人!也就是说本人绝不会和对方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而对于一些路途遥远又没有太大价值的或你只想通过本人的呼吁而引起更多记者关注的投诉,本人将以“人民来信”的形式,免费给你刊发,不过你在来信中要注明你的固定电话、家庭地址等联系方式和相关证据以及身份证号码。

如果你说对方杀了人,那么你要告诉我谁被杀了,如果你告诉我对方贪污了很多钱,那么也请你告诉我,他贪污了多少,行贿的人是谁,也就是本人不接受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式的举报。我不管对方是位高权重,我同样不怕对方是黑白两道,我只怕你的举报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如果你什么都不怕,能为你所说的话和你的举报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请和我联系!”

看完这个通知,我所有的不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我看来他在这件事上非但没有给新闻界丢脸,反而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我了解他前些日子,因为比较复杂的原因下岗了,连夫人都受到了一定的牵连。现在他索性运用他的新闻技能为一些冤民服务,并且公开收取服务费。我相信他的市场是很大的,很多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待遇的个人或者企业,需要社会机构的协助来说法,受过新闻训练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律师很像,都具备一种能力,就是把事情来龙去脉和逻辑说清楚。有时候遇到一些上访者真是可怜,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了半天,让你心都碎了,究竟怎么回事还没讲清楚。这时候记者和律师扮演的角色都很相似,就相当于旧社会的“状师”,区别在于律师是把事实逻辑理

清以后,供法官大人或者西方的陪审团来裁决,而记者的工作则主要是将事实提供给社会大众来评判。尤其在中国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情况下,报纸网络等媒体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弥补和救济的效果,媒体记者也常常被当成了救世青天,固然是角色错位,但也是中国国情下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据我所知,这衍生出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甚至一些打着记者旗号的无良之徒,到上访村这种冤民集中的地方,以能发内参这样的名义骗取钱财,更有无耻之徒拿着冤民的材料,再转身到一些部门,按照惯例又可以得一笔封口费,敢如此胆大妄为的通常是“主流媒体”,拿着新闻出版署的正规记者证的大牌记者们,可以说连基本人伦廉耻都不讲。

这些看在眼里,又非常无奈:一是,这些冤民往往已经非常绝望,像飞蛾扑火一样,哪怕明知可能是骗局也会扑上去,劝也劝不住;二是,连你自己也已经很自责了。我经常说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记者不需要抢新闻,而是新闻抢记者。工作中很多时候我都会陷入一种灰暗的情绪,不能自拔,比如我对拆迁和医疗纠纷作过比较有影响力的报道,后来成百上千的人都找到我了,高峰时一天信箱里就能收到几十封信,一个比一个苦,一个比一个冤,专门办几份“拆迁纠纷报”,“征地纠纷报”,“医疗纠纷报”都写不完。更让你痛心的是,你会发现这些事在中国压根就不是新闻了,少数被媒体关注的只是祖坟冒青烟的幸运儿而已,面对他们的无助和自己的无能也是一种折磨。既然你自己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却见义而无勇,袖手旁观,应该照着镜子抽自己的耳光,一些体制外的人顺应社会需要搞有偿服务,你有什么理由说酸溜溜的话。

我经常感慨中国其实最需要的现在不是那么几个大牌记者,大牌律师,而是成百上千

的赤脚记者,赤脚律师。他们其实不需要了不起的才华,给他们什么头衔都不重要,而只需要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收取合理的费用也是无可厚非,维权不见得一定要道德化,它完全可以是一项有经济效益的服务性业务。这种服务没有理由羞羞答答,藏着掖着,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好事也会变得肮脏。有一些记者收取当事人的好处,最后得罪了实权部门,受到报复,以诈骗罪被捕入狱;还有兰成长这样的倒蛋蛋,因为不是“主流媒体”,没有记者证被活活打死;还有一些体制内拿着工资的记者,则纯粹是厚颜无耻,吃里扒外。与其这样鬼鬼祟祟,我特别希望有人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公开走向市场,利用自己在新闻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技能,明码标价为社会提供服务。

徐祥可能干过很多不咋地的事,但恰恰他在公开收费上我认为开了一个好头,以后他公开地赚钱,公开地利用新闻调查的手段为他的当事人服务,既像状师,又像私家侦探,也像广告策划师。他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净化规范这个事实存在的灰色市场,把新闻的归于新闻,把维权的归于维权,免得有一些人,打着名记者的头衔,利用自己的话语影响力,一边收取好处,一边还装作公允,这种虚伪对社会风气的危害极大。以后找到我,我作为体制内新闻问题解决不了或者不合适的事情,一概都会推荐给徐祥这样的人。甚至我想,有一些公益慈善机构,未来设立基金会来帮助那些经济困难但有需要援助的公民,既使他们得到基本的救助,也使帮助他们的人,不会越做好事越穷,能有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这样来鼓励更多人投身这项对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的事业。

那天,我满世界找徐祥的电话,想为我以往对他的误解和歧视道歉:“徐祥,我想请你吃饭,你有时间么?”

■财富漫谈

收费政府与帕金森定律

◎彭兴庭

“愈演愈烈的收费问题虽经多次清理,但成效甚微。”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朱明照说,“由此可见,这将是一场艰难政府改革。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由于利益关系阻力很大。目前,行政部门越权立项、无证收费、收费不公示、任意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坐收坐支和只收费不服务等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南风窗》6月下《告别收费政府还有多远?》)

“政府收费”当然有其依据,准公共产品、负外部效应的存在,以及公共资源产权界定、受益者负担等就是政府收费独立于税收的坚实理论基础。关键的问题是,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无论是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还是收费资金的管理使用,都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收费的本质和初衷,存在严重的异化现象。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单位创收”。许多机构虽然没有收费项目,却可以千方百计地创造收费项目。如果说预算内、预算外资金分别是第一、第二财政的话,那么,这种基于“单位创收”的政府收费则可以称为“第三财政”了。

英国政治学者诺斯科特·帕金森写过一本书叫《帕金森定律》。他发现,一个人做一件事所耗费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他可以在10分钟内看完一份报纸,也可以看半天。据此,他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种金字塔上升的现象,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在我国,机构精简年年改,结果越改越繁复。为了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行,政府机构就会利用公民察觉不到的方法来增加公民的税收负担(比如说乱收费),从而扩张财政支出。

有这么多人,就要吃这么多饭,其实道理很简单。更可怕的是,这种局面一开张,强大的内在机制一形成,最后可能“覆水难收”。对“第三财政”的征收,必然又会产生一支基本征收队伍,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机构的膨胀。机构膨胀与政府收费之间一旦“相辅相成”、“相依为命”,政府收费不异化也难。约瑟夫·熊彼特曾说:“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当我们的眼光审视当下的“收费政府”现象时,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状况。

“第三财政”的存在表明,政府其实也是“经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府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但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存在的共同点并不能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异。按道理来说,若政府“经济人”角色的冲动与公众利益的效用函数相一致,政府利己主义的行为并非不可,这也是激发公务员积极性的一个动力源泉。但问题的关键是,随着政府自身利益主体意识的激增,政府及其成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可能使政府自身利益发生偏离和错位,使政府逾越本身的职能界限而造成公共政策的失效,带来更大的资源浪费。

尽管现在各地禁止“乱收费”、“越权收费”的文件多如牛毛,可是,制度天生就有过剩的危机。如果要反思这些文件,通知为什么没有用,首先得想想这些文件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制定出来的?试想,一个患上了严重“帕金森症”的政府,机构膨胀的试结没打开,怎么去谈规范政府收费?同样,没有信息公开与透明的法制建设,所有规范政府收费行为的制度政策,就像闭门造的车一样,永远上不了时代的高速公路。

送月饼



◎贺清华 文/许青天 画

中秋节前夕,我们办公室有一项重要任务——给上级领导送月饼。月饼都是特制的,包装非常精美,价格当然不菲。

我在办公室工作多年,对这样的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因此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那天下午,我和小陈开着单位的小车在各主管部门转了一天圈。最后,车上只剩下两盒月饼了,这两盒月饼是送给县政府办公室李红兵主任的。

李红兵主任刚上任不久,我还不认识。找旁人问清了他家地址之后,我们就把车开到了他家楼下。捧着月饼上了楼,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

我想,这个时候李主任肯定在上班,这位应该他母亲了。老太太狐疑地望着我们,问:“请问,你们找谁?”我忙说:“请问这里是李红兵主任家吗?”

老太太点点头,说:“是”。

我把月饼递过去,说:“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单位给李主任送两盒月饼,不成敬意,只表示一下心意。李主任刚上任,对我们单位非常关心,非常照顾,我们深表感谢。大家都跟他很熟,今天他还没下班,还请您转告……”

话没说完,只听老太太说:“我就是李红兵。”我和小陈不由面面相觑,涨红了脸再也说不出话来。两人惶惶地下了楼。上了车,小陈惊叫一声:“哎呀!糟了,忘了告诉她们是哪个单位了……”

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



◎马婧婧

如果有两份工作供你挑选:一份是一个月拿万元高薪,但是得做牛做马,是份很辛苦的工作,很少有自己的闲暇;一份是工作清闲但月底工资条上只有可怜的一两千,却有很多空闲时间供自己支配,你会如何选择呢?

最近,为数不少的白领对赚钱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重视起生活质量来了,他们宁愿放弃高薪却紧张的工作来换取更多的休息时间,从而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拼命工作挣钱。这就是“低薪休闲族”,其特征就是经常休假或辞职,然后独自穿行名山大川,体验风餐露宿的快乐;放弃假日丰厚的加班费,结伴驱车驰骋于荒山大漠;因为周末经常出差,和经理闹翻脸。在转工跳槽时,宁可要低职低薪,甚至主动放弃高职高薪,为的是拥有一份悠闲和快乐的心情……

“低薪休闲族”让人多少有点跌眼镜。不过也说明有更多的人开始把身体健康和享受生活作为生活的目标来追求了。很多人在物质生活尽管实现了“小康”,但精神生活、身体状况却没有实现“小康”。很多人永远像只不停旋转的陀螺,不由自主地把闲暇的时间全部投了进去,以期得到更多的钱和权力,最终成了只会挣钱的机器,多可怕!

我有一个就住在我家同一楼层的朋友,他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高层项目经理,听说他每月的工资近两万元。虽然是邻居,但我很

少看到他。他管着几个大项目工地,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就上班,晚上要到十点才能回家,节假日也不例外。不久,在一次体检中,这位经理邻居被查出胃癌晚期,他的妻子哭得惊天动地,可一切都晚了。

有句话说得好,“50岁前拿命挣钱,50岁后就拿钱养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年轻时不懂得休息,保养身体,只管拼命埋头挣钱的话,年老时就可能天天药罐不离手了!

我还有一个朋友年轻能干,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做业务经理很多年,年薪十多万元,但最近却要跳槽:不是往高处走,而是找了个不用加班(当然薪水也少)的单位上班。他的理由是因为工作太忙,长年累月加班加点,身心疲惫到极点,最近到医院体检,发现患了冠心病,他为此非常郁闷。“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健康钱再多有什么用?”在高薪与健康不可兼得时,他放弃高薪工作。现在的他过得很自在,时间多了,有空就钓鱼,旅游,逛逛街,“钱少的生活好像更有生活的质感,以前人好像是漂的!”他说。

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曾说,他所设想的生活理想应该是: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本人很认同这种说法,又觉得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以前是上海某大报的记者,虽然每个月收入不菲,可由于工作时间长,生活没规律,几乎天天中午吃盒饭快

餐,晚上要么有应酬,要么加班,以致刚满30岁就患上了肩周炎、胃病、乙肝、失眠等多种大小毛病,成天疲惫不堪的样子,才30岁的人看起来像40多岁的小老头一样。为挽救自己,朋友及时辞去了压力太大的记者工作,到一所中学当起了老师,每周只有10个课时,每年还有两个悠长的寒暑假,轻轻松松。他现在每天早晚都会去公园里打球跑步,寒暑假去全国各地走一走,看一看,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在。

如今,他的身体好了,精神也好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爬两层楼梯就得停下来喘几口气,睡觉也不用吃安眠药了,身上的各种毛病都在好转。他也有时间陪朋友们一起去唱歌跳跳舞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朋友对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挣那么多钱,也不需要花那么多!

钱是永远都挣不完的,而生命对我们却只有一次,所以健康和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失去了这两样,再多的钱也只能是废纸。“低薪休闲族”为了寻求生活中的平衡点,他们不太愿意像前辈那样为了雇主而牺牲个人生活。他们重视的价值观是真正的友情、快乐和幸福。

我想,人应该知足常乐,该享受就去享受。人活着,并不是只为了钱,否则便成了挣钱的机器。一个收入不高的人,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有自己的时间,能支配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轻轻松松,这难道不是一笔更大的财富?